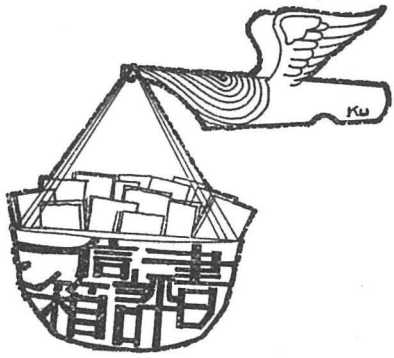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十二期「信箱」中，吳海、王芬男兩先生對「談金聖嘆式的批評」拙文，或說措詞「未免太過」；或希望能「更詳細」的「再批評」。這兩點意見都可接受；但其所以會有這兩點意見，乃基於一個原因，即：該文中所作的僅屬舉例，難免斷章取義，而有「說服力又不够」之嫌。但且假時日（容重閱所有金批書籍），我擬寫：「論金聖嘆的批評方式」，來作一番系統而具體的研討。

陳　香　五月二日

編輯先生：

貴刊第十期「書評信箱」承蒙劉紹銘先生推介筆者譯介當代英國作家 Graham Greene 的幾本小說，實在非常感謝。由於個人課業比較繁忙，又剛好碰到畢業、服役、升學以及就業問題一直糾纏著身心，這一兩年內可能翻不出書來，特地向我敬愛的劉先生及貴刊讀者致萬分的歉意。又個人才學有限，閱歷不深，搜集到 Greene 氏著的小說只有：The Heart of the Matter, A Burnt-out Case 和 The Honorary Consul。而我希望如果有一天翻譯他的小說前先能對他的作品有一全盤或概括性的了解，在國內只能零星的搜集到這幾本書，殊感遺憾，很希望貴刊讀者能多少提供一些 Greene 氏的資料，當感激不盡。

亞　青　四月二十八日

編輯先生：

拜讀貴刊十三期之後，發覺「書評書目」是越出越盛，這在臺灣的雜誌界，是一件罕見的現象。

十三期，第一二九頁，楊德勝先生所提之「歷程雜誌」正是由一羣向沙漠進軍的青年所組成。遺憾的是，

自籌劃迄今業有半年餘，而遲遲未出，一因經濟變動鉅大，再則組織未能健全，幾瀕夭折。我要說的是：「歷程」將延期出刊，且將變更人事。對貴刊服務讀者的熱誠，敝人甚表感激，煩於下期代爲更正。

讀者　吳東興　五月十日

××兄：

拙作「才盡江郎言」一篇容或寫得過火，但是沒有胡君那篇投書，大概也不會有這篇東西。這事鬧得大家心裏都不舒服。我這人看來似乎心高氣硬，十分難纏，有些生氣的事說過也就算了。

來信語焉不詳。退掉的文章難道是說拙作不好，如果這些文章有道理，理當刊出，好讓我看過以後，有所答覆，或者「批駁」。十四期希望航寄我一份，也許我又是不甘罷休的。

「書評書目」立意不錯，可惜沒有一個陣容堅強的智囊團。因爲貴刊的中庸作風，嚇退了那些有新銳氣息，能有厚望的批評家，更何況在自我檢查的標題下，多少話不能暢所欲言，吞吞吐吐——這是臺灣文界的一個通病，並不以貴刊爲最。所以這份雜誌，似乎辦得很起勁，而實際上發生了不什麼作用。這也是臺灣每一本雜誌的一個通病，便是奄奄一息，不知所云，「文季」立圖闢出這層魔障，可惜立論太偏，……甚爲可惜。

……「書評書目」以後希望少登不負責任的讀後感，予作者難堪。有的作家善於創作，不善於寫批評或者理論文章，看了會「氣死」！但是又無能爲力，替自己辯護。這樣會結成很深的寃家。我不反對拿一篇東西來討論批評，如果有見地，自然也可以說出一個道理來！但是我反對這種囫圇吞棗，遊擊作風的讀者投書，覺得似乎是編者在那裏公報私仇！其實大家有什麼私仇，不過是看法不同，欣賞的作家不同而已……

弟　水晶　五月七日

××先生：

五月一日出版的「書評書目」十三期到了。謝謝你們在卷末的「批評索引」第⑤頁將拙文「政治、宗教與遠藤周作的沉默」附列，惟作者姓名誤爲「李鳴光」，應該是「李鳴元」才對，是否可以請你們更正一下。

李鳴元　五月十五日